

劉樂豪 中四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《時間會記得哪些事？》

我翻開泛黃一角的繪卷，咀嚼褪色的筆墨。此墨入心，凝聚成卷，記憶的門扉打開，昔日的時光湧現。我流淌在兒時的繪卷裏。

那是紫藤花盛開的時候，微風輕輕拂過，吹動掛在窗邊的風鈴，沁人心脾。春光輕輕透過斑駁的窗戶，照進屋子裏。陽光總是打在那靠近窗邊的古典木桌上，圓滑、古樸。稍微掉漆，或是有墨漬，氣質略顯老舊，承載外公那數十年的光陰。

外公也年輕過，我記憶之海中就有過他意氣風發的模樣。從前他四十多不到五十歲出頭，濃眉、一頭烏黑的青絲，常掛着一副金絲眼鏡，眼神常掛着一份傲氣。除了工作外，他的業餘愛好是畫畫。木桌上總是堆滿着他的四寶：毛筆、墨盒、宣紙、硯台。

印象中，自我記事起，便都是外公執筆的模樣。他總愛畫春色。手法行雲流水，宛若游龍。匯心入墨，筆落墨舞，墨浪隨他的筆尖奔湧而來，綻出墨暈而花開。他總能在寂靜的白紙上用這黑色的墨，運出氣象萬千，或是高山流水，碧色盡現。或是潮水壯觀，銜遠山，吞長江。墨浪中，花草綿綿展卷直至觸及世界的邊際。

熙攘煙火，萬里山河被筆所勾勒出形。除了春色外，人間煙火也被納入卷中。每次爺爺作畫時，我都趴在一旁，或是隨手取一支毛筆把玩。作畫時，他臉上總是多了幾分春色。我認為爺爺的氣質也像那墨汁，虎墨沉香，醇厚不膩，與他相處使我感到恬靜。



Chattori tetsuji ©flickr



©Ren Adams ©flickr

漸漸，我長大了。在爺爺的耳濡目染下，我也對繪畫產生了興趣，總嚷着要他教我畫畫，他很快便答應了。他嚴格但溫柔，對我的要求甚高，但又允我隨心發揮。他總說筆下有情，我不懂，不明他所指何物，他說當我長大後自然能諳此道。

我一直尋找何謂筆下有情。自至我發現，爺爺的繪卷除春色外總有人間煙火。他愛着的，是柴米油鹽的日子。對於家庭，是家人之愛。對於我，是舐犢之情。似畫般，他總帶我

入春天，濟我於悲傷煩憂。他的畫中都是滿懷生機與溫柔的回憶，卻不曾見過悲涼。對人如此，對畫亦如此。

一陣微風吹過，才發現又是一年的春天，窗戶不再斑駁，木桌也舊去新來。望去木桌旁的爺爺，那生機的墨彷彿從他身上逸散，頭髮早已不復往日青絲，變得花白。那如刀光陰在他身上削皮挫骨，早已不復從前意氣風發。繪卷泛黃，褪色，光陰欲消磨昔日情懷。

但我知道，時間也許不能記得任何事，或會把往事消磨。但我知道煙火不再卻人情長存。人會逆時間之變遷而存情。從前我受益於爺爺。而現在，換我帶身邊人入春天，濟他們於悲傷煩憂。現在，該是我沾溉後人，實踐我從爺爺處所學，實踐我筆下之情。

人生如逆旅，但我會在時間鉗制下，記得那人間煙火。